

李成林 李全林 口述 吴电 李全林 整理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太原府

新编传统鼓书《响马传》选段

内 容 提 要

本书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军占据瓦岗寨后，反围剿斗争中的一个插曲：起义军将领秦琼被困太原，其妻为当地恶霸所觊觎，两个孩子亦被掠入魔窟。起义军领袖徐懋功，只身入虎穴、察敌情、用计谋、破难关，终于带领众英雄，救出了秦琼一家，翦除了恶霸，并相机夺取了太原。

本书故事惊险曲折，富有传奇性；语言通俗易懂，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

本书可供阅读，亦可选作曲艺演出脚本。

太 原 府

新编传统鼓书《响马传》选段

李成林 李全林 口述

吴 电 李全林 整理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9 1/2印张 195,000字 印数：1—100,4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40 定价：0.73元

目 录

第 一 回	双铜将访友太原府 地头蛇肆虐东嶽庙	(1)
第 二 回	英雄挥拳斗群丑 豪杰奉命下高山	(14)
第 三 回	困旅店贾氏卖黄骡 谒赵府店东设毒计	(25)
第 四 回	讨店账董槐逼贤女 插草标慈母卖娇儿	(36)
第 五 回	真名士松林点将 假货郎长街寻兄	(50)
第 六 回	太原府懋功训弟 把式场罗成拦车	(61)
第 七 回	王好友一心为友 贤妇人解囊助人	(72)
第 八 回	痛别离泪洒他乡地 挥皮鞭怒打赵家奴	(81)
第 九 回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以义感情茅屋谈心	(96)
第 十 回	出藩篱青鸟传喜讯 伸妙手华佗驱病魔	(110)

第十一回	遭劫难夫妻怀儿女 经严霜棠棣绽新花	(125)
第十二回	闻凶信恶霸犯病 进赵府军师卖卜	(140)
第十三回	问天命赵安算卦 设妙计懋功焚符	(158)
第十四回	入虎口儒生凭舌战 设陷阱刁奴起疑心	(173)
第十五回	官喜认叔败中取胜 董槐头马弄巧成拙	(191)
第十六回	逢狭路以假乱真 出铁证力挽狂澜	(207)
第十七回	为活命赵安求情 诉原由佳人泣血	(219)
第十八回	盗钥匙化险为夷 设毒计害人害己	(231)
第十九回	诉肺腑翠瓶出虎口 说闲话车夫窥真情	(247)
第二十回	愣怔程无心气朋友 玉麒麟决计虎山行	(257)
第二十一回	宿露营秦琼自叹 杀董槐咬金劈门	(268)
第二十二回	扮新娘罗成闹赵府 射盔缨瓦岗战太原	(282)

第一回 双铜将访友太原府 地头蛇肆虐东嶽庙

话说五爷史大奈，用调虎离山之计，砸囚车、劈木笼，救出了瓦岗山的众家英雄。这一来可惹恼了奸王杨林，他从各州城府县调集人马，要会战河南，围剿瓦岗。这且不讲。

单说秦琼之母秦氏老太太。在前她听说秦琼被俘，打在本笼囚车，解往长安，一口气没上来，惊吓而死。秦琼得知信息，辞别了众家弟兄，带着月娥、官喜和他妻贾秀英回家葬母。葬母完毕要回转瓦岗山，他妻贾秀英拉住说：“夫哇，眼下奸王杨林从各州城府县调集人马，要会战河南、攻打瓦岗山，捉拿你们弟兄，眼睁睁又是一场大战。我们母子三人，也没有个安身之处；莫若先找个妥靠的地方，把我们安排停妥，你再归山不迟。”二爷秦琼说：“妻呀！你看天下兵慌马乱，群雄四起，哪是你母子的安身之处？”贤人说：“丈夫啊，我倒想起一个去处来了。想当年你路过临潼山，救过唐国公李渊一家大小的性命。莫如咱奔山西太原府，投奔唐国公李渊李千岁。到在那里，他定会念昔日的救命之恩，收留于咱。”秦琼说：“咳！罢了，就依贤妻之见吧！”他夫妻商量妥当，先把家院托靠给乡亲照管，尔后，秦琼安排了一路的盘费，备好黄骠马，背插熟铜铜，把他妻搀上马去，把月娥抱在马前，把官喜搁在马后，一马三跨，秦琼拿着打马的皮鞭，轰着黄骠马，出了村庄，奔上大道，要上太原府投奔唐国公李渊。

秦二爷手拿皮鞭把马轰，
一家四口离了山东。
行程正是三月景，
不冷不热好登程。
远望青山山如黛，
近看河边柳枝青。
青苗栽地娇又嫩，
鲜艳的桃花似火红。
红日不见阴云淡，
淡淡的阴云天半晴。
清明时节把坟上，
上坟的人儿放悲声。
声声哭得人嗟叹，
叹坏了二爷勇秦琼：
皆因为杨广无道民遭难，
逼得人骨肉分离各西东。
这一回山西去找李千岁，
不知道哪天才能回山峰！
这一回父子、夫妻分别后，
更不知何日再相逢。
但愿他母子有了安身处，
从此后我驰骋疆场一身轻。
秦二爷鞭儿打马往前走，
阵阵黄尘把身蒙。
也无非是饥餐渴饮晓行夜住，
这一天来到太原城。

他一家来到太原府，进了南关的关巷。二爷秦琼见大街上人烟稠密，便上前拽住马的丝缰，顺大街往北走。正走中间，见路东闪出一座广亮大门，门上粘贴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店”，下联衬：“千里客来投”，横批四个字：“大道生财”。门外站着一人，长得不怎么样，穿得怪漂亮。但见他：头上戴的缎帽垫儿，远看好象个捣蒜罐儿，上边有个尖儿，一边一根小飘带儿；上身穿的蓝布衫儿，腰中系着个围裙片儿，下边中衣是浅蓝，漂白袜子明缉脸儿，薄底鞋，是草缎儿，绿牙圈儿，翘撇尖儿。生就的门楼头，凹心脸儿，短眉毛，螺丝转儿，长就一对母狗眼儿，鹰鼻子有个尖儿，蝎虎子嘴还是薄嘴片儿。秦琼打量了一番，就知道他是个店家。这时候，店家正在照应买卖，高声喊叫：“哎！出入凤凰群里客，来往龙虎帮中人。有住店的前来住店，董家老店公平交易。东西吃着不贵，茶水方便，喂马的草料俱全哪！”

堂倌正在喊叫，抬头一看，见秦二爷他们一行从南边走来。堂倌一见买卖来咧，上前拦住：“大太爷，别走了，你要住店吗？那就请下马来吧！你看天色不早啦，西山没了太阳，再要往前走，进城没店房。咱这里有上房，有配房，又宽敞，又明亮，没臭虫，没跳蚤，睡起觉来，省得您老挠痒痒；要吃饭，有好厨房，有的是粉汤、木樨汤、三鲜汤，样样滋味强。有烧饼、馒头，家常饼，五个老钱吃一张，蒸饭、炒饭、小米饭，过卤面多搁鸡鸭汤。您老要没钱，只管前边写上一笔账。住在这儿吧，客爷！”

众位，这才叫“死店活人开，买卖分人做”。二爷说：“掌柜的照应不错，把马带了。”秦二爷从马上抱下月娥、官喜，

搀下他妻贾秀英。堂倌一看，这买卖走不了啦，欢喜非常，忙冲里边高声喊叫：“伙计们，照应财神爷来吧，住店的来了！”

小堂倌，高声喊，
上下的伙计不消闲。
小颠小跑儿往外奔，
伸手就把马来牵。
把马拉到马棚里，
晃绳以上把缰绳拴。
解肚带，搬鞍鞯，
然后又把草料添。

堂倌把马喂好，又忙把秦二爷一家人让到上房，端出净面水来。见一家大小洗脸已毕，然后又沏了一壶暖茶。吃茶中间，掌柜的进来说：“客爷，用什么酒，用什么菜，吩咐下来，好给你们预备。”二爷说：“还没有请教掌柜的贵姓？”“在下姓董。”“台甫怎么称呼？”“小子我单名一个字，叫董槐。”二爷说：“董掌柜的，不用费事，来点家常便饭吧！”董槐说：“给你们配上四碟菜，两个拼盘，羊肉打卤吃面，你看怎样？”二爷说：“很好。”堂倌喊下去，灶儿上的师傅不敢怠慢，大勺里噼噼啦啦，案板上劈哩啪喳。那位说：都砸啦？没有，做得咧。不多时，堂倌端在上房，一家四口将饭用毕，把残盘残碗往下一撤，拾掇床榻安歇。

到了次日清晨，二爷秦琼换了换衣裳，进城去找李千岁。出去多时，又回到南关董家店，上房落座，唉声不止：“咳！千

里迢迢赶到山西，谁知道竟是这样不巧！”那位说：他进城去找李渊，找着了吗？没有。无道的昏君杨广，一心要下扬州观看琼花，一道圣旨把李千岁调回了长安，替他去代理朝政。所以，秦琼给扑空了。这叫访友不见，可就蹲了店咧。

秦二爷候等李渊，一天两天不见，三天四天没有音信，可就坐不住咧，不断地在门前站立，东瞅西看，好象李千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人群里蹦出来一样。

这一天，二爷又在门前站立，见大街上热闹非凡，那些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黑黑白白、胖胖瘦瘦的人们，都往城里拥去。二爷不解其意，回头忙问店家：“董掌柜的，往日你们太原府不怎么繁华，怎么今天这样热闹？”董槐说：“老客，你算算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二爷说：“三月二十八。”董槐说：“正是。客爷，我们这里三月二十八是东嶽天齐庙会，这些个人都是逛会的。老客，我看你这几天闷闷不乐，出来进去心神不定，莫若到庙会上溜达溜达，散散心，强似在家里呆着，也省得憋闷出病来。”二爷本来没心思游玩，经店家这么一撺掇，也只得说：“很好。”

秦琼回到上房，见了他妻贾秀英，把刚才之事说了一遍。贾秀英说：“丈夫，你要上庙，我也同你前去。”二爷说：“就依贤妻。”

众位，贾秀英上庙可不是为的风流风流，散散心，看看热闹；她是怕秦琼惹祸，不放心，才要跟着。她要不跟着，还没事儿；她这一跟呀，祸可惹大了。

话说秦琼到在大街以上，雇了一辆车子。赶车的把式名叫王好友，他把车拨在店门以外，贾氏娘仨梳洗打扮已毕，上

了车。二爷秦琼跨下黄骠马，眼望车夫说：“大哥，咱上东嶽天齐庙，打城里走抄近、还是打城外走抄近？”王把式说：“我在太原混了多年，道路我倒颇熟，这两股道都差不了多少。听你说话不是此地人，未必上太原府来过，莫若咱们从城里走，顺便看看城里的热闹。”二爷说：“很好。”

王好友赶动车辆在前，秦二爷催马在后，他一家要上东嶽天齐庙。

王好友操鞭子把头口轰，
后跟二爷勇秦琼。
看了看大街上人不少，
男男女女乱哄哄；
车走吊桥如擂鼓，
马踏尘土暴腾腾。
秦二爷催马把城进，
看了看，街上的买卖真兴隆：
生药铺正对熟药铺，
绸缎店紧对估衣棚，
茶叶店，好门面，
堆金抹粉黄澄澄，
劈柴店里把大车赶，
打油的有点毛病，打一锤来哼一声；
秦二爷催马路过乱饭市，
做小买卖的喊得凶：
这边吆喝大碗面，

那边火烧刚出膛，
这边卖的是豆腐脑儿，
在那边羊肉包子刚出笼；
这边唱的是滦州影，
在那边唧哩咕咚耍狗熊。
秦二爷观罢城里的景，
十字街拐弯往西行。

那位说：东嶽天齐庙不是都在城东吗？众位，一般的是在城东；可太原府却个别，在城西，所以往西行走。他们出了西门，来到庙会一看，真是人山人海，走买坐卖，高声喊叫，热闹得要紧。

秦二爷来在庙上细留神，
见男男女女乱纷纷：
有的烧香有的还愿，
有的拜佛有的求神。
众人在神前来祝告，
秦二爷闻听好伤心：
只因为昏君杨广行无道，
可害苦了天下众黎民。
我的父忠心耿耿被杨林害，
历城县又死了我的母亲。
血海深仇不能报，
怎不叫人痛碎心？

秦二爷边思边想往前走，
对面闪出庙的山门：
大红门装金漆染成五色，
双斗旗杆左右分。
山门上粘贴一副对，
这副对联写得真：
上联写“积金积玉莫若积德”，
下联衬“问神问佛需要问心”。
横批上“东嶽天齐”四个字，
秦二爷翻身跳在地埃尘。

秦琼翻身下马，把月娥、官喜抱下车来，又搀下他妻贾秀英。秦琼回头对赶车的说：“大哥，你在此看守车马，我一家进庙烧香。”王好友连忙说：“是。”

秦二爷带着贾氏娘仨走进庙，来在大殿，见东嶽天齐老爷在上边坐着，前边有一个供桌，二爷把香点着，跪在地下，心中暗暗地祝告：东嶽天齐老爷在上，请保佑着李千岁早日还家，保佑着瓦岗山平安兴旺，保佑着天下众黎民早脱苦海。久后我定要翻盖庙宇，塑画金身。秦琼有心事在怀，无心观赏庙会的热闹。所以，他祝告完毕，站起身来，给了香钱，带着贾氏娘仨就走出庙来。他们来到山门以外，秦琼把一家大小拥上车去，吩咐赶车的大把儿，拨车回店。这一回店不大要紧，正赶上来了一个恶霸。

且不言二爷勇秦琼，

把书拆开另表一名：
太原城里有一个“老霸道”，
老贼的名字叫赵亭。
想当年，他在山东做过知府，
到后来告老还乡务了庄农。
回家来，好地置了三千顷，
好房好舍数不清，是有了名的“赵半城”。
他有三十多个绸缎店，
烧锅、当铺数不清。
谁家地挨着他家的地，
套上犁杖硬把别人的地来耕。
娶亲的在他门前过，
他拦住花轿不让行。
掀开轿帘看一看，
看看姑娘什么面容！
长得好的他就要，
丑陋的全送给他的帮凶。
人家要有人找了去，
立即传出打手兵。
把人打个稀糊烂，
撸把撸把喂了鹰。
为什么老贼这样横行霸道？
倚仗着几门亲戚在朝中：
宇文化及本是他的亲娘舅，
潼关的总兵是他的两姨弟兄，

太原府，七十二座衙门都跟他有来往，
领兵的元帅王巡跟他拜了盟。
这一天老贼坐在客厅里，
忙把赵安叫一声。

老霸道说：“赵安！”赵安说：“有！伺候老爷。”

那位说：赵安是谁呀？是老霸道的大走狗，出什么坏主意都是他。赵安说：“老爷有什么事？”老霸道说：“你算算今天是什么日子？”赵安说：“是三月二十八。”老霸道说：“今天是西门外东嶽天齐盛会。我想，上庙烧香的女了一定很多。我有心带几个家将前去逛庙，一来玩耍，二来，若有美貌的女子，咱们抢上三个两个。你看如何？”赵安说：“小子我早有此意。”老霸道说：“快去后院传唤家将。”“是！”赵安出离书房，往后飞跑。

赵安慌忙跑出来，
跑到后院看明白。
但只见众恶奴至少也有一二百，
一个个用着功夫假装不赖呆。
举大刀，抱石锁，
吊膀子、拉硬弓、扔沙子口袋。
赵安上前忙拦住，
叫声：“哥儿们听明白！”

“哎哎！伙计们，快撂下弓、刀、石，老爷叫你们前去，

有话要说。”众恶奴闻听此言，不敢怠慢，跟着赵安来在前边，见了老霸道，一个个抱拳拱手，齐声说道：“老爷，将我等传来，哪路差遣？”老霸道说：“众家将！今天是东嶽天齐盛会，你等可愿陪我前往？”众恶奴闻听此言，一个个举拳高嚷，争先恐后地吵着要去。

老霸道听说大家都愿意去，他满心欢喜，从二百多人中挑了四十个家将，跟随霸道一同前往。这时，赵安已经备好了马，他们一行四十多人，在府门外上了坐骑，正要上东嶽天齐庙，和二爷秦琼打了个对面。

老霸道上马往前行，
带领着家将四十名。
头里走的长脖狗，
第二个紧跟着短胖鹰，
第三个名叫胎里坏，
第四个就叫瘟臭虫，他有个外号叫百事通。

那位说：怎么净叫这些名字呀？众位，因为这帮人都不是好东西，不能叫他们占好字。要说出个张王李赵来，知道你们哪位占这个字？把你们的名字岂不也玷污了吗？

老霸道一边走着开言道：
“众位家将你们听！
今天要到东嶽庙，
大家留神要看清。

哪一个女子长得好，
把她抢在咱府中。
抢上三个或两个，
陪着老爷饮几盅。”
众人忙说：“好好好，
管保此去定成功！”
说话间来到庙会上，
但只见上庙的人们数不清。
压颤了地皮漫山遍野，
走买坐卖喊连声。
老霸道将马带在高岗上，
瞅南望北瞅西望东。
但只见眼前来了一个女子，
穿的戴的甚时兴。
要问女子怎么打扮？
能人给她起就百花名：
向日葵花盘龙髻，
抹根扎猩猩花血染的红头绳，
桂花油搽头明又亮，
在鬓边斜插一朵海棠花儿红，
扁豆花的耳朵灯笼花的坠儿，
苜蓿花的金簪黄澄澄，
柳叶花的眼眉弯又细，
葡萄花的眼睛水凌凌，
悬胆花的鼻子櫻桃花的口，

玉米花的银牙在口中，
十指尖尖好象晚香玉，
玉簪花的胳膊白生生，
点翠花的戒指戴满手，
芫荽花镯子拧成绳，
上身穿石榴花的红夹袄，
牡丹花的汗巾系在腰中。
老霸道越看越爱看，
眼望赵安把话明。
吩咐一声：“抢抢抢，
把女子抢在咱府中！”
众人闻听不怠慢，
恶虎、疯狗一般同。
一个一个往前闯，
把女子围在正当中。